

“頭”與“身”：可易乎？—— 中國古代故事中的頭身關係探討 Head-to-Body Transplant? Stories from Ancient China

李 琰 謝衛東

Li Yan and Xie Weidong

摘要 Abstract

2017年開展的換頭術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和談論。本文嘗試對中國古代文獻資料中提及的有關頭身分離後重聯的故事進行整理研究，以探討中國文化中的頭身關係及其與現代換頭術之間的關聯和倫理衝突。筆者使用資料庫檢索獲取文獻，經過人工篩選納入符合本研究的故事。精讀後分組，歸納各組案例的特色並與換頭術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四組故事分析後，可見

李 琰，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中國成都，郵編：610064。

謝衛東，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中國成都，郵編：610064。

Li Yan, Lecturer,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64.

Xie Weidong, Lecturer,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64.

《中外醫學哲學》XVI:1 (2018年)：頁 29-4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1 (2018), pp. 29-43.

© Copyright 2018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其綜合體現了中國傳統信仰中的魂魄觀、傳統哲學中的形神觀、傳統中國醫學中“心主神明”的觀念以及中國中古外科手術的狀況。而當代換頭術即使獲得技術的成功也更加需要回應文化、倫理的拷問。

A head transplant is an experimental surgical operation involving the grafting of one organism's head onto the body of another. Since 2017,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Heaven project, the possibility of head transplantation has raised public concern and caused heated ethical debate in China. This essay approaches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d and the body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 in the unity of corporeality and spirituality, with the human mind viewed as the foundational element of personal identity. The essay also interprets stories involving head removal and head transpla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ethics today.

【關鍵字】 古代文獻 換頭術 頭身關係 易頭 倫理學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head transplant, person, mind, head change, Ethics

2017年11月17日，意大利神經外科醫生塞爾吉·卡納韋羅(Sergio Canavero)和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任曉平共同宣佈在一具遺體上成功實施了世界第一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同時宣佈將於2018年在中國實施首例活體人類頭部移植手術。¹消息甫一公佈，社會各界掀起爭論和熱議。基本的共識是，換頭術不僅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一個複雜的倫理問題。即使排除技術可行性質疑，換頭術引發的身分認同衝突、與醫學的目的性之間的衝突以及資源配置上的倫理衝突，都時刻提醒著科學界、醫學界基本的倫理責任：醫學研究在致力於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恪守服務人類健康、增進人類福祉的倫理底線，需要對整個人類社會負責（李琰等2018，157-161）。

有意思的是，“換頭”或許並不完全是一個當代概念。在醫療技術不甚發達的古代，人們也暢想過“換頭”。中國古代故事中

(1) 資料來源：<http://news.sina.com.cn/o/2017-11-20/doc-ifynwxum7610308.shtml>。引用於2018年7月31日。

亦可略見一斑。本文嘗試搜集中國古代的“換頭”故事，分析其與當代“換頭術”的異同，以期對傳統文化中的“頭”、“身”關係及其遭遇的當代挑戰做出另一個視角的闡釋。

我們選擇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簡體版）(<http://ctext.org/zhs>) 作為檢索資料庫，以“頭”為檢索詞檢獲海量文獻，僅先秦文獻就不少於 1,200 頁。經過通讀，篩選出與中國古人頭身分離有關的故事如下表：

故事分類	故事梗概	出處	成書時間
1. 可頭身分離的部落及其習俗	“落頭民”及其故事	《搜神記》	約西元3-4世紀
		《太平廣記》 (列出處為《博物志》-3世紀成書)	977年-978年
	飛頭獠子	《太平廣記》 (列出處為《西陽雜俎》-9世紀成書)	977年-978年
2. 斷頭未復位，死	賈雍失頭	《搜神記》	約西元3-4世紀
		《太平預覽》	977年-983年
		《太平廣記》	977年-978年
3. 斷頭後復位再生	王穆斷頭	《太平廣記》 (列出處為《廣異記》-8世紀成書)	977年-978年
	五原將校斷頭	《太平廣記》 (列出處為《芝田錄》-唐代成書)	977年-978年
	鄭會頭身異處	《太平廣記》	977年-978年
4. 易頭	賈弼之易頭	《藝文類聚》 (列出處為《幽明錄》-5世紀成書)	624年

下面將就不同故事所展示的“頭”、“身”關係及其與生命之間的關係略作探討，以探究中國傳統文化對“換頭術”的態度和可能面臨的當代衝突。

—

1. 第一組故事：可頭身分離的部落及其習俗

1.1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旁人怪之，夜中照示，唯有身無頭，其體微涼，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吒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為大怪，為不敢畜，乃放遣之。繼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是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盆者，頭不得進：遂死。

1.2 鄴郡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臥焉。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離身而去，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閩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於民志怪。……《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欲疾風，飄於海外。

故事 1.1 始見於《搜神記》。《搜神記》遠承上古神話傳說，近接先秦兩漢史書及諸子百家中的神鬼妖異故事，下啟唐宋傳奇故事先河並嫡傳至明清小說，被認為是六朝“志怪”小說中價值最高、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作品。（劉中項、王竹良 1992，62-65）

故事 1.1 和 1.2 後來均被《太平廣記》收錄。《太平廣記》是北宋太宗年間官方修撰《太平預覽》的過程中，將宋以前的野史、

傳記、故事、小說結集而成之書，對後老中國小說的創作、編纂、校勘和研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上述兩個故事講述的都是文明中國以外的蠻夷之地的民風生態，即有民族可頭身分離，基本屬於中國古代的志怪記錄。可見在一般古人認知裡面，頭身分離尚且不死、還可自動回復原狀實屬異事。故事儘管詭異，但可抽離出一些體現“頭”、“身”和生命、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

(1) 頭身分離是特定少數民族的生理特性，具有自然存在的合理性；

(2) 頭身分離沒有影響到個體的生命存在和自我認同。特定個體飛離的“頭”最終通過及時回歸該特定個體的“身體”而延續生命。故事 1.1 結尾時講到有“頭”在回歸身體遇到障礙最終導致個體生命滅失，反證了“頭”、“身”的對應關係對生命存續和主體自我認同的重要意義。

(3) 頭身之間的關係是頭主動，身體被動。故事告訴我們，在“頭”、“身”分離後的合理期間內，身體處於被動等待的狀態。落頭族的身體“其體微涼，氣息裁屬”，飛頭獠子的身體在頭部外出進食後“其腹實矣”；“頭”具有主動飛離和尋返身體的能力，而身體則在與頭分離後成為頭部行為的被動感受者，並忠實等待頭的回歸。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人認同頭部對身體的控制和操縱功能。

這兩個故事中，頭身分離不是因外部因素所迫而是自身生活習性，頭身呈一一對應關係，且身體從屬與頭部，其實質完全不同於當代“換頭術”的頭身分離與重建。

2. 第二組故事：斷頭未復位，死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該故事分別可見於《搜神記》、《太平廣記》和《太平御覽》三本書中。《太平預覽》是北宋太平興國年間由官方主持、規模宏大、廣徵博錄的百科全書式綜合性類書，為後世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獻資料。（張秀春 1996，34-35）

故事也對傳統中國文化中對頭、身關係及其與生命存續的理解有所揭示：

(1) 人們的共識是頭身完整才是生命的載體。故而當賈雍問身邊眾人“無頭佳乎”時，儘管吏悲傷，但仍答曰“有頭佳”。

(2) 頭身分離無法復原則生命無法延續。賈雍的神術讓其頭斷後沒有立即死掉，返回軍營，且胸中發聲；但當發現人們無法認同其失頭後仍生存的狀態時，死掉了。

(3) 頭身分離後的身體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與分離前無差異。沒有頭、只有身體的賈雍，自己心裡認為自己仍然是從前那個賈雍，他的下屬同僚們也同樣認為身分沒有改變，只是生命無法存續。

(4) 這個故事還表達了一種對死亡的強烈不甘情緒。賈雍有神術卻不能自救，失頭後身體的完整性很好，卻仍不能逃離死亡的結局。對死亡的恐懼和內心體驗一直充斥人類意識發展歷程，如何避免不死，更是成為中國文化中特別的面向。

在當代“換頭術”的語境下，賈雍的身體將是非常好的頭部移植的載體。只是如果換了外頭，賈雍的身體是不是要和新的頭顱產生劇烈的認同衝突呢？

3. 第三組故事：斷頭後復位再生

3.1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為魯旻部將，於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眾。及。以劍自後斫穆頸。殪而隕地。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發分系兩畔，乃能坐起，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之起，

亦來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發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系發正首之後，穆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眾心甚懼。遂載還吳軍。軍城為賊所困。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癒。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殉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於官。

3.2 五原遣將校往楊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與之款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繞，癢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防，其眾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眾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沒。積屍為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卻。”胥者叩頭求哀。官曰：“不卻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約束：“須速活。勿誤死者。”胥厲聲唱喏。某頭安在頸上，身在三尺厚葉上臥。頭旁有半碗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即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欲投本處。荏苒今日，其癢痕是也。

3.3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群盜蜂起，人多群聚州縣，會恃其力，尚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眾。會恆乘一馬，四遠觀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互有靈語，呼阿奶，即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奶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眾寡不敵，遂為所殺。我以命為合死，頻訴於冥宮，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

可以穀樹皮做線，繫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繫湊之，體漸溫。數日，乃能視。恆以米飲灌之，百日入常。

上述三個故事均出自《太平廣記》，記錄了頭斷、應死而復生的。

故事 3.1 中王穆頭斷，僅喉連，甚至垂落至臍上。按經驗該人必死無疑。但王穆一直意識較清醒，自行以手將頭復位多次，且用頭髮固定。返回軍營後，經養病，頭復與身聯結。

故事 3.2 和 3.3 中的主人翁身首各異後而亡，其死亡的事實無可存疑；其復活的原因也不是自身願望或能力所及，是冥界判官准允而復生。中國人的死亡觀可見一斑。“生死有命”的定數不可違逆，這個“命”，不僅指人一定會死亡的基本規律，也包括特定個體應該何時死亡的具體命數。在佛教日益影響甚隆、且道教漸成規模的魏晉往唐，死後地獄審判和閻羅王信仰為主體的冥界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夏廣興 2003，80-85）重生完全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整個生死系統中獲得合理化解釋後的現象。

三個故事在頭身出現分離後復生的共同點主要有：

(1) 生命的復活需要一一對應的頭身復位。王穆頭斷但未完全脫離身體，其頭身對應性自不待言。故事 3.2 中“某頭安在頸上”應為必要的復生程式。故事 3.3 中鄭會的魂靈指引家人尋獲身體，但“失頭所在”；故該靈魂再次指引家人尋獲頭部，而後才“鬼嘯而去”，足見一一對應的頭身對重生的重要意義。

(2) 頭身復聯需要外力說明。故事 3.1 中儘管事主王穆自行復位頭部且用頭髮固定，但仍需要返回營地後養病二百餘日方癒，應推斷這 200 日間經歷了外力協助的治療、養護，頭身得以有效復聯。故事 3.2 中頭身被復位，置與厚葉上，旁置稀粥和匙，也是一種外力協助，以推動康復。故事 3.3 中更專門強調了需要通過家人“繫”之，將頭和身體縫合在一起，重生成為可能。可見

頭身分離後的復活需要進行必要的連接。雖然頭身縫合術在故事中表述很粗陋，但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外科手術必要性。

(3) 頭身曾經分離的證據是：痊癒後的癍痕。故事 3.1 和 3.2 均強調了事主在頭身重聯復生後頸項留下的巨大癍痕。

頭身分離後重聯需要外部技術的協助，這個需要在當代換頭術的嘗試中得到了極致體現。不過，本組 3 個故事的頭身重聯，其基本目的都是讓原有的特定個體重獲生命。換頭術的目的是什麼呢？——“頭”的不死？“身體”的不死？“人”這個物種的不死？抑或僅僅是一種技術的自大和炫耀呢？

4. 第四組故事：易頭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查醜甚，多須大鼻，詣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晝又夢，意甚惡之，乃於夢中許之。明朝起，不覺，而人見悉驚走。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曰：“哪得異男子？”弼自陳說良久。並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俱書，辭意甚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

該故事主人翁在中國歷史上頗有名望，為晉時大族，被認為是中國家譜學重要奠基人、譜學大家第一人。故事本身也很特別，涉及的是“易頭”，準確講或其實質應為“易容”——因為易頭而容貌改變後的賈弼之自我認知並未發生改變。不過一些細節仍非常值得探討：

(1) 完整的個體應該是外部形象與其自我意識之間的統一。當夢中某醜人提出與賈弼之易容時，賈弼之以“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而拒絕，體現出中國文化中“身形合一”的普遍觀念。

(2) 個體的社會認同與其外部形象之間的密切關係。賈弼之易容後，“人見悉驚走”；返家後，“家人悉驚”，“婦女走藏”；他反覆講說自己易頭故事無人相信，“並遣至府檢閱”，“方信”。可見，因為面容改變，其身分的社會認同出現極大危機，

甚至家人也無法辨認和相信，最後直到官府認定，才最終獲得認可。

(3) “易頭”的形變幾乎沒有為賈弼之帶來“神變”。當然，正因為沒有“神變”，賈弼之還是賈弼之。

不過，當代換頭術的結果應該遠不止於“形變”。形神俱變後的換頭人自己認為自己是誰？世人又該認為他是誰呢？這裡明顯帶出是否有人格同一性的倫理問題。

二

上述四組故事一定程度凸顯出中古中國人的生命觀、醫學觀和技術觀。下面試討論這些觀點與當代換頭術之間的關係。

1. 中國本土信仰中的魂魄觀與換頭術

古代中國一種比較流行的信仰認為，人由肉體和兩種非物質要素構成：魂和魄。人活著的時候，肉體、魂和魄是相互結合在一起，受驚嚇或死亡的時候則相互分離。魂被認為是肉體活動的力量，而魄是體驗和表達智力、情感和精神活動的工具。身體的完整性被認為對魂魄的統一有巨大作用，也對復生至關重要。魂魄不分離，一方面保證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不會淪為孤魂野鬼，另一方面也使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復生。（幹春松 2016）

故事 1.1 中飛頭族們的頭飛走“後其體微涼，氣息裁屬”，頭因被被子阻礙無法與身體聯結時“噫吒甚愁，體氣甚急”，應是魂魄未散的表現。第三組故事中的鄭會復活，明確提到其魂魄回家找到親人，引導他們於不同地點尋獲其身體和頭部，方可復活。所以，具有飛頭功能的異族，如果頭無法再飛返自己的身體，生命無法延續；需要死後復生的本土中國人，如果無法尋返頭部，復生亦無可能。因為身體完整性是生命存續的基本共識。

這種魂魄觀及其對身體統一性的重視，也成為當代中國器官捐獻的文化障礙之一。這裡涉及重新組合的身體是否還可以被認

為具有完整性和統一性。換頭術堪稱更龐大和複雜的一種移植，或將面對更加劇烈的文化衝突。

2.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形神觀與當代換頭術

自春秋大家管子提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管子·內業》），開啟了中國人對人的精神與物質載體之間關係的持續關注與探討。（杜勝利、王躍新、謝俊2011，1-5）荀子聲稱：“形俱而神生。”（〈天論〉），強調形體是精神本源。《淮南子》認為精神對形體有主導和支配作用：“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在形神關係的反覆討論和辯論中，范縝以其代表作品《神滅論》中“刀鋒之喻”闡釋了形神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范縝的立論被認為是對長期以來形神關係問題的歷史性總結。（方立天1990，45-47）

這種系統論的精神和身體的關係，在上述故事中表現為，特定個體外形的完整性是該主體生命存在的形式要件。即使有飛頭異術，或能斷頭復生，但頭身之間的一一對應關係是必要要件。

“換頭術”中的頭部和身體均來自不同的個體，不具有形神合一的整體性。故而在傳統中國的生命觀中，即便連接並存活，“形”不是原“頭”和原“身”的形，“神”更無法與這種不統一的“形”之間達成一致，可能會引致衝突。

3. 中國傳統醫學中的“心主神明”與換頭術

中國古代醫學在傳統形神觀的影響下，建立起其極具特色的“心”“身”關係。《黃帝內經》把“形”和“神”視為構成人的兩個基本要素，且“形”為產生“神”的基礎，只有在形神不

分離的情況下人才能頤養天年，長命百歲。而“神”的活動場所在“心”：“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內經·素問·六節藏象圖》）“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內經·靈樞·邪客》）“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因此，中國傳統醫學中“心”不僅主宰、統帥人體生理活動，也是意識和思維等認知活動發生發展的地方。（杜勝利、王躍新、謝俊 2011，1-5）

對於大腦在人體中的作用，西漢時已有論述認為“頭者神之所居”、“人精在腦”（《春秋元命苞》）。東漢哲學家王充（西元 27 年-97 年）在其作品《儒增》中評論衛國大臣弘演為了表達對衛懿公的忠誠，自行剖腹取出自己的內臟，放入衛懿公的肝臟後死去的行為，認為根本不可信，指出“五臟，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湊也”，評價了頭與身體其他部分的關係，認為頭是命脈所繫。雖然《內經》中也將人體的感覺、視覺、聽覺和餘元等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與腦緊密相連，記載了“腦主視聽”的現象（項長生、汪幼一 1986，93-97），但沒有把腦放到與心同等重要的地位，腦被排除在五臟六腑之外，其功能歸於心系統之中。（程偉、劉雅芳 2008，693-695）隋唐以後，大腦的作用日漸獲得重視，“頭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氣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歸於頭”（《千金要方》）。明清的諸多醫師開始明確提出腦主神明論：“腦為元神之府”（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人之記憶皆在腦中”（清-汪昂《本草備要》）等，但仍可視為是對中醫理論的“心主神明”學說的完善和豐富，並未將大腦的思維功能獨立出來。

第四組的易頭故事中窺見上述“心”“身”觀。“易頭”後，賈弼之的自我認知、意識思維沒有任何變化，蓋因賈弼之易的是“頭”而非“心”，“形”變並未帶來“神”變。當代科學將意識和思維機能歸因到大腦機能後，賈弼之的“易頭”僅應是“易容”而已。

第二組故事中賈雍失頭後返回軍營，“胸中語曰”——或可認為是“心”有不甘而說出“心裡話”——問及身邊人有頭佳還是無頭佳，可解釋為探討社會共識的“頭”和“身”的關係。史回答有頭佳，表達了“形”的完整性對生命的意義，即“形神統一”的觀點。賈雍的形神因遭遇外力破壞，形毀而神損，生命喪失，如需復活，必須要恢復形，神方有所寓。

回到換頭術這個問題。在“心主神明”的觀念下，如果技術上已經可以完成換頭，換頭後的“我是誰”或許毋需糾結——以“心”作為自我認知主體，可推斷出身體的主體是換頭後的主體。不過，伴隨醫學對腦的功能認識的加深，記憶與腦的關係獲得一定程度認識後，換頭後的腦部記憶與原身體的心神之間抑或也會產生不可避免的衝突。

4. 中國古代外科手術與換頭術

考古學的發展發現中國的外科手術淵源，最早可溯至距今5,000年前的開顱術病案。作為外科手術實證基礎的人體解剖和麻醉術運用至少在華佗時代已經有明確的記載，但確因文化、傳統倫理及風險等原因，阻礙了中國古代解剖學和外科學的發展。目前研究資料顯示，中古時期外科手術主要是體表型手術或者創面開放的搶救型手術。（于賡哲 2009，82-96）

故事 3.3 中記載鄭會的鬼魂引導家人先尋獲身體，再找到頭部後，特意囑咐家人“到舍，可以穀樹皮做線，攀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頗有手術之雛形。不過，對頭身相聯的認識也確實相當直觀和簡單，只需要做好線，認真縫合即可。

儘管當代醫學的發展水準與中古中國已不可同年而語，但對大腦的整體認識仍然非常膚淺。如何保持手術中大腦的活性、確保大腦和身體神經連接的完好仍然是技術性的難題。該換頭手術團隊已經完成的遺體頭部移植其實並無現實意義。

三

中國古代這些故事儘管涉及頭身分離、復活或者易容，但倫理爭議並不大。究其根本，乃因始終只是發生於特定個體的自身頭身分離與重聯。而換頭術是 A 的頭與 B 的身體的連接，那麼換頭術是否具有醫學基本的治癒功能？——治癒了誰？頭還是軀體？抑或僅僅是頭身的重組或者部分的治癒？是否具有促進健康的功能？（李琰等 2018，157-161）

醫學的目的是促進人類的健康福祉。福祉意為幸福、利益、福利。幸福被認為是認知與情感、生理與心理、個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李英 2002，33-38），是快樂與意義、主觀和客觀、享受與發展的統一（苗元江 2007，42-46），是社會客觀經濟條件、文化傳統與倫理、個人體驗之間的主客觀條件的綜合。如果換頭術無法很好地回答如何實際上增益了人類健康福祉，即便技術上最終可以實現，或許也並沒有任何醫學應用的空間。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于廣哲：〈被懷疑的華佗——中國古代外科手術的歷史軌跡〉，《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4卷，第101期（01），頁82-96。YU Genzhe. "HUA Tuo in Suspicion: The Historical Path of Surgery in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4:101 (01) (2009), pp. 82-96.
- 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FANG Litia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Inquiries in Ancient Chin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 李英：〈從全面發展的角度看幸福教育〉，《集美大學學報》，2002年，第4卷，頁33-38。LI Ying. "Study on Happiness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4 (2002), pp. 33-38.
- 李琰等：〈“換頭術”之思〉，《中國醫學倫理學》，2018年，第31卷，第2期，頁157-161。LI Yan et al. "Reflection on 'Human Head Transplant'," *Chinese Medical Ethics*, 31:02 (2018), pp. 157-161.
- 杜勝利、王躍新、謝俊：〈古代形神問題的系統解讀——兼論“心之官則思”的科學性〉，《賀州學院學報》，2011年，第27卷，第3期，頁1-5。DU Shengli, WANG Yuexin and XIE Jun.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n Ideas of Form and Spirit in Ancient China —— also

- on the Scientific Discus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Heart is to Think’,” *Journal of Hezhou College*, 27:3 (2011), pp. 1-5.
- 苗元江：〈幸福感概念模型的演化〉，《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頁42-46。MIAO Yuanjiang. “Evolution of Conceptual Models of Happiness,” *Journal of Gannan Normal College*, 4 (2007), pp. 42-46.
- 夏廣興：〈冥界遊行——從佛典記載到隋唐五代小說〉，《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4期，頁80-85。XIA Guangxing. “Traveling in the Netherworld: From the Records in Buddhist Sutras to the Fiction of the Sui,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hinese Culture Forum*, 4 (2003), pp. 80-85.
- 張秀春：〈《太平御覽》纂修緣起芻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第2期，頁34-35。ZHANG Xiuchun. “Discussion on the Compiling Origin of ‘Tai Ping Yu Lan’,”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Research*, 2 (1996), pp. 34-35.
- 程偉、劉雅芳：〈中國古代“心”“腦”認識再評價〉，《中華中醫藥學刊》，2008年，第26卷，第4期，頁693-695。CHEN Wei and LIU Yafang. “Re-evalu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Mind’ and ‘Bain’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6:4 (2008), pp. 693-695.
- 項長生、汪幼一：〈祖國醫學對“神”與腦的認識〉，《中華醫史雜誌》，1986年，第16卷，第2期，頁93-97。XIANG Changsheng and WANG Youyi.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 and Brai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16:2 (1986), pp. 93-97.
- 幹春松：《仙與道：神仙信仰與道家修身》，海南出版社，2016。GANG Chunsong. “Immortals and the Dao: Immortal Beliefs and Daoist Cultivation,”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劉中瑛、王竹良：〈《搜神記》在古代小說發展史上的地位〉，《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992年，第7卷，第2期，頁62-65。LIU Zhongxu and WANG Zhuliang. “The Position of *In Search of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Novels in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Changsha Hydropower Normal University*, 7:2 (1992), pp. 62-65.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簡體版）(<http://ctext.org/zhs>) 檢索資料庫：〈搜神記〉第十二卷，《欽定四庫全書》。原書來源：浙江大學圖書館。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33261#p8>) Chinese Text Project (Simple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http://ctext.org/zhs>) Database: “In Search of the Supernatural” Book 12,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Imperial Library*. Origin: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33261#p8>)